

禹貢三江考

禹貢三江考

程瑤田著

通藝錄

六之二

禹貢三江考者。所以別異於諸說。三江必分三條水也。故凡言某江爲北。某江爲中。某江爲南者。皆非禹貢經文之三江。據禹貢經文考之。明有三水納彭蠡中。納三出三。決不以其溷爲一流。而疑其所出者之非所納之三也。故夫彭蠡以下。亦決不能劈空劃開三條水。而禹貢乃於不劃開中生其分別曰。此爲北江。此爲中江。則亦不得不指中江之南一分而曰。此爲南江也。何也。納三出三。自然之理。如漢旣入江。或乃疑之曰。止一江耳。安得曰江漢朝宗于海。必經文

譌也。豈其然乎。經文於彭蠡南納三水下。並未劃開之時。卽分而名之曰北江中江。不但爲一水三江下註脚。且爲一江兼漢見圓光。蘇氏以爲三江止一江。其識卓矣。乃曰於味辨之。夫水信有味。味信可辨。然旣目驗其三水入彭蠡。何不可於其入之三而信其出之三。夫三入三出。其顯焉者也。三出三味。其微焉者也。舍其顯者而辨其微者。豈惟上智。雖愚者亦斷不出此。程瑤田

禹貢三江考一

禹貢三江依經說義篇 三江辨惑論 三江辨惑

論二 論三江惟主一江乃不破禹貢命名中江北
江之義 荊州江漢揚州三江異名同實說 鄭注
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解 鄭注三江分於彭蠡於
字解

禹貢三江考二

東迤北會于匯匯字解 論鄭注補南江必於東迤
者句之義 論導江篇東迤北字卽指謂漢水之
義 論禹貢南條水要害在匯澤爲彭蠡之義 論
禹匯漢水爲彭蠡澤以治揚州三江之理 論以大
江爲北江分江水爲南江其誤始於酈氏注 再論

鄭注南江之非及不見中江之窮於辭 論匯澤爲
治水一大法 論疏河爲治水一大法 論治水以
豬水爲洩水地

禹貢三江考三

全氏謝山經史問答論三江諸說辨 禹貢漢水入
海說 述瀆 奉答阮中丞寄示浙江圖考書

右禹貢三江考。先生力破二千年來諸家之說。而專
涵泳禹貢導漢導江及荆揚二州諸經文。得其端緒。
而是正之者也。書成。敝請付開雕。先生未許也。今又
五年。始令校字繕錄。謹記之如此。及門洪黻

禹貢三江依經說義篇

南江之出於彭蠡。自古在昔而然者也。使無漢水入江。東匯澤爲彭蠡之北江。無江至東陵東。迤北會于匯之中江。則南江之名亦終古無之矣。今其出也。與匯澤會。匯二者竝行於彭蠡之中。卽目直尋中者中。南者南北者北。分於彭蠡。犁然三分。去鄭注所謂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者。豁然確斯矣。吾想鄭君之注三江也。豈不曰荊州江漢朝宗于海。止二孔入海耳。經言漢入于海。江入于海是也。今揚州南江出於彭蠡。向之江漢二孔。至是亦匯之會之於彭蠡。與南江竝列爲三。犁然

三分。實則溷然歸一。彭蠡於一彭蠡中。而又東行而命之曰北江中江。今且以南江配之而入於海也。豈非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哉。是故彭蠡以上。雖欲命以北江中江之名而不可得。彭蠡以下。卽欲沒其三江之名。而亦有所不能。何也。以其至此而南江始見。則北江中江。禹必至此而後命之名者可思也。禹貢不見南江者。以南江上流未經濬導。雖有其文。無頓放處。亦以有中。有北。必有南可知。或見或不見。若滅若沒。如畫龍於雲中。藏其全身。此屬文之法也。鄭君爲注。覲定岷江東迤時。南江迸出。而經但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因遂

據經中江中字。爲控北引南。實以南江函於其中。故毅然補注之曰東進者爲南江。此所謂先經始事。後經終義。解經者之體裁。以明白曉人者也。鄭君禹貢注。見於正義。及他書所引者。凡地名與山水名。率引地理志。江氏聲曰。漢書有地理志。鄭注所引。間與班志不合。劉昭補後漢書志。叙云。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則東漢別有地理志。鄭君當東漢之末。據其當代之書。故不與班志同。据此則鄭所引地理志。不必沾沾與班志校勘。然兩漢相承。地理不得大有更易。鄭所據之志。今無可考。卽取證班志。亦自不致懸殊。今余悉心校勘。鄭所引地理志。

亦有不盡憑之者。如荆梁二州。並有沱潛既道。鄭注荆州云。爾雅云。水出江爲沱。漢爲潛。今南郡枝江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水則未聞象類。是鄭君不憑地理志。枝江之沱水。爲荆州之沱。而轉以地理志不呼爲沱之夏水。爲荆州之沱也。鄭注梁州沱潛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汶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原有郫水。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岷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漢

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卽爲西漢水也。故曰沱潛旣道。是鄭君於梁州沱潛亦均不憑。地理志郫縣汶江之沱。安陽之潛。而轉以地理志不呼爲沱之鄰水爲沱。不呼爲潛之西漢水爲潛也。由是言之。鄭君於地理志合者則引而實之。其不憑者亦引而駁辨之。今三江在地理志於吳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於毗陵曰江在北。南入海。揚州川於蕪湖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言之鑿鑿如此。然則鄭君所據之東漢地理志當亦不殊。乃絕不引之以實其所注之三江。與其所指爲南江者。是鄭君於

地理志所說三江。不憑之也。余因鄭君不憑。乃復取地理志涵泳之。然後知其三見揚州川者。指謂職方氏之揚州其川三江。故志會稽曰揚州山。志具區曰揚州。藪皆與職方氏之文相應。非指謂禹貢經文之三江。故鄭注絕不引地理志以說禹貢也。至禹貢之北江中江。見於導漢導江兩條中。三江既入。見於淮海惟揚州條中。本無郡縣可指。故地理志中不一及之也。今欲考定三江。要當取經文讀之。

揚州經文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言揚州之水大治。於是彭蠡水不沸騰。

而既豬定矣。則向之陽鳥散處澤旁之高邱無定居者。今彭蠡豬而隙地出。徧生蘆葦。以爲陽鳥之棲而得其所居。於是匯澤之漢水。至是行江中而爲北江。會匯之江水。至是亦安瀾而爲中江。而彭蠡所納上流之水。北入於江者。自然東行江中而爲南江。而三江之名成矣。三江無所壅塞。既入於海。則震澤向因江水汎濫而狂沸不能定者。於是施功甚易。而有不底定也哉。蓋三江之入。承彭蠡之豬而言之。禹見匯澤會匯之水勢交橫。而彭蠡之上流。又奔騰迅至而塞阻之。於是彭蠡以下。以一江東而吞之。勢必壅湧汎濫而難奏入海之績。禹

之施功。先盡力於彭蠡。蓋於咽喉之地。疏通其上流。使其逼迫爭赴之勢。不肆其虐。開洩其下流。使其鬱堙久滯之路。得順其流。其如何施功。我不敢知。而要必聚者散之。急者緩之。專一在於彭蠡之豬。豬之而至於不旁溢。則江水自然由地中行而入於海矣。蓋江以一江受三水。故壅而難行。亦以一江容三水。故至此乃得三江之目。明於彭蠡以上。不得有三江。而後知分於彭蠡者。不加以三江之名而不可得。何也。無彭蠡則無南江。無漢之匯澤。則無彭蠡。一江直行。夫何三江之可名。又何貴於彭蠡之豬也哉。

荊州經文曰。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
殷。沱潛旣道。雲土夢作乂。蓋言荊州之水大治。則江漢
兩水非常之原。於是竝驅。由揚州而朝宗于海矣。由是
回視上流。洞庭一湖。納沅漸無辰叙。西澧資湘之九水。
號爲九江。其水甚盛。已無汎濫之虞。沱爲江之別。潛爲
漢之別。其始出也。皆在梁州。已而合流於江漢矣。至於
荊州江漢。復有沱潛之別。今亦皆復其故道。於是荊州
境內之水。無不由地中行。而向之雲夢不見土而不能
乂者。亦皆水去而民可安居而樹藝矣。

經文又曰。幡豕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

溼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
 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余涵泳之。竊爲比物
 而言之。導渭會澧。會涇。至入于河止矣。導洛會澗。渾會
 伊。亦至入于河止矣。河水行至兩入河處。亦不見會渭
 會洛之文。蓋河以洪濤受之。泯然無迹。渭洛諸水。盡爲
 河水矣。此記小水入大水之例也。今漢水入江。亦爲小
 入大。則入江後。亦盡爲江水。書曰。南入于江。亦可以止
 矣。而導漢條下。乃變其例。增成之曰。東匯澤爲彭蠡。東
 爲北江。入于海。不以匯澤爲江之力。而直以匯澤歸之

於漢。於此知禹蓋目驗而得之。旣目驗見爲漢之匯。則匯後之江水中。爲漢水所占者不少矣。是烏得而沒滅之哉。然而漢水在江水中。固已泯然無跡。不得仍漢之名。別之曰北江。見一江水中。明明以其三分之一予之矣。於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於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竝詭異觀。相爲伯仲。宜吳氏澄以爲漢與江共爲一瀆。其說亦自有見。然而漢不得與於瀆之數者。則以其旣入於江。而卒未嘗復出於江。但爲江之附庸。轉可以冒江之名。而不可以復漢之名。此禹所以定四瀆爲江河淮濟。而漢之不得

爲瀆也。審矣。問者曰。漢入於江。與濟之入於河。豈有異乎。曰。大異不同也。濟入於河。而出於河者也。濟清河濁。當入河時。一股清流。截然徑渡。設不伏而見。河流豈能溷之。及溢之爲滌。不染河流之濁。載出載伏。爲獨大之瀆。以入於海。豈若北江之在江中。而不復出哉。旣不復出。江水又足以溷之。以視濟水。不可同年而語矣。雖然。禹叙導水入於海者。凡五。以漢儕於四瀆。而五之。叙荊州曰。江漢朝宗。以有中江。北江必有南江。而特著三江。旣入之文。至孟子論禹治水。言其掘地注海。水由地中行者。曰。江淮河漢。豈欲屈濟而伸漢哉。言發源注海者。

漢不得比於濟之獨大。言洪水汎濫。治之使由地中行者。漢與江淮河竝告成功。無以異也。夫言豈一端而已哉。若夫漢之不得爲瀆也。分定之矣。漢不爲瀆。則漢在江中。其入海也。與江竝爲一流。荊州之江。漢朝宗亦言與江竝爲一流。乃今人不善讀地理志。而取其所志者。與禹貢之三江糾纏相濶。導漢明云北江。今言北江爲岷江之正流。導江明云中江。今言中江分出於岷江之外。審如是。則禹貢經文全非實錄。而去禹二千餘年後。後人目驗揣度之水。生吞活剝以名禹貢之中江北江。而不知禹貢實於導漢條下。大書東爲北江。實於導

江條下。大書東爲中江。後人必欲舍經文而從樊沔之
後。世遠言湮。摸索而得之三江。此何說也。鄭君生班氏
後。獨求三江於彭蠡。與經文通一無二。識何卓也。嗚呼。
導江自名其江曰中江。則岷江之爲中江。名之前定者
也。今人誤讀地理志。則以經文自名之中江。讓之爲北
江。而跨岷江右之自蕪湖出西南之水。遷而就之以冒
爲中江。於是南江不得不更遷就。以擠於石城。分江水
而僑寄之矣。附贅縣疣。駢拇枝指。必天之生是。使獨而
支離其形焉。斯亦無如何耳。禹治水。乃顧支離其南北
中三江之名。且又自叛其江名。中江漢名北江之說。學

者不涵泳禹貢。爲之疏通而證明之。猥曰三江必有三條水。而偏信後世揣擬之水。比附禹貢之三江。爲先入之言。以主之。余滋惑矣。

地理志之三江。其說亦必有師承。妙在坐定揚州川。示人以指職方氏之其川三江而言也。尤妙在絕不以大江爲北江。亦絕不以分江水爲南江。不開後人聚訟之門。然究不能考正禹貢經文之三江。不免好知不好學之蔽也。

三江辨惑論

三江爲解經者之一大惑也久矣。欲辨其惑言人人殊。然而羣言之消衷諸聖禹貢之文未殘闕也。古人立言成章而達。克紬繹之。如親承口講而指畫之也。舍傳從經神遊其世而尙友之。乃知後世諸儒雖不無各有師承。然皆粗涉其藩。鮮不參以臆見。故舊執半皆野言。追及輓近。增譌益繆。其於傳義已猶耳孫之於遠祖。無由聞其聲而見其似矣。若夫經文更以爲奧渺難曉。莫肯字梳句篋。而求索其微妙之旨。故說者愈多。而鄉壁虛造之言。闐塞心目。益滋惑矣。嘗試論之。天下之水在南

方者江爲大導源岷山由梁州而荊州而揚州以入於海一江耳何以至於揚州而有三江之目耶以江之左有漢水來入之而江之右有豫章水來入之一江也而受左右來入之水故彭蠡在江之右而其匯之也漢水匯之然雖爲漢水所匯而成其彭蠡之大而又有豫章諸水納之於是江以南方最大之水挾漢與豫章水鼓浪東行而彭蠡適承荊州之委下踞揚州之境故三江之目揚州得而專之矣若欲破碎其經流之江依附其經流之江割裂其經流之江叛悖其經流之江意謂彭蠡以下經流之江止一江不足當三江之目曾不涵泳

禹貢創意造言之妙。而逞其臆說。遂乃拔赤幟而樹異幟。以疑誤後學。可勝言哉。夫三江之名。見於淮海惟揚州篇。而北江之名。見於導漢篇。中江之名。見於導江篇。無疑義已。乃後人紐於一江不可名三江之說。必欲求三水以實之。則與經文不合矣。至東坡欲以水味別之。總無解於一江呼爲三江也。解者紛紛。大率於此處疑不能明。且又以爲南江未見於經也。而余獨以爲漢入於江。至彭蠡之下。經特予以北江之名。江於彭蠡之下。經反別以中江之名。釋經之指。實以彭蠡之匯。專屬之漢。而彭蠡之難匯也。又有豫章水之納以激之。而江水

之安居其所者。烏能憑空賈勇。以與突如其來者相爭。勝。禹於是全據漢水之力。以作其匯澤之功。此神禹之所以爲神也。故其在荊州也。漢之力足以截江流而匯彭蠡。非漢之能抗江也。據衝突之勢。漢與江遂不相讓。故紀荊州之蹟曰。江漢朝宗于海。竝詭異觀。江固莫之或先也。漢自名漢。江自名江。無異稱也。至於揚州。則不然矣。是故紀導漾曰。東流爲漢。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彭蠡之匯。匯於江也。則北江之名。何可沒也。故曰東爲北江。入于海。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會于匯。江會之也。則中江之名。固其所也。故曰東爲中江。入于海。何以

必謂之中江也。彭蠡之得匯也。漢水之力也。而彭蠡之不能不匯也。有豫章諸水趨而納之也。江居其中。非中江乎。故中之名。又弗可改者也。故三江之名。至於揚州。名正言順。意在斯乎。神禹之未導江也。滔天之患。江之爲江何如也。而又有左右兩大水以助其洪濤。瀾汗之勢。禹貢之言澤多矣。而見匯澤之文者獨此耳。於斯時也。水不由地中行。可以想見江水之汎濫無垠。其於此澤參三激怒之狀。不知若何籌策。乃可使之安流入海。而其下流。又有震澤之動盪於大江側者。鼓若山騰。名之曰震。其與匯焉者。豈多讓焉。壅其歸宿之地。乃益爲

患於咽喉之地。禹之治之也。上經營於彭蠡之豬。下躊躇於震澤之定。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耶。而後乃今三江既入。而揚州之域。人乃可以得平土而居之矣。據禹貢荆揚兩州。及導漾導江之文。北江中江之目。不見於彭蠡之上。而見於彭蠡之下。三江之目。不見於荊州。而見於揚州。可以斷三江之爲北江中江南江。而言三江者。乃如議禮之聚訟。由泥於三江不得專指一江。而不知東爲北江。入于海之文。屬於匯澤爲彭蠡之下。東爲中江。入于海之文。屬於迤北會于匯之下。試平心而雜誦之。絕不別生枝節。若欲假借支流。豈止於三。何去何從。

不亦莫適爲主也哉。

三江辨惑論二

揚州之三江止一大江而寄北江南江於中江之中以成其爲三江而入於海也猶之荊州之江漢跨揚州千有餘里而歸於海亦止一江而寄漢水於大江中而謂之江漢朝宗于海也漢寄於江不聞有人疑其見江不見漢而必欲於入江之後尋一衆著之漢水以與江相配乃可謂之朝宗而至於三江則獨疑之而不許其寄北江南江於江中何也且漢之寄江默爾而喻人無不信而三江互寄明明見於導漾導江兩篇而曰若爲北江若爲中江已別白焉而定其名矣其未見南江者以

江漢已治。豫章安流。無庸施功。抑以有中有北。而豫章水之入江。不言南而南可知也。向使神禹有導豫章之舉。必出一條曰導豫章水。至于彭蠡。北入于江。東迤北與江同會于匯。東爲南江。入于海也。古人文章。屈伸伏見。若滅若沒。知其解者。旦暮遇之。天下大水曰四瀆。江河淮濟。謂之瀆者。言發源獨注於海也。而孟子之言水由地中行。則曰江淮河漢。漢不獨注海而得竝稱者。漢水之大。足以亞江也。觀其入江之後。而又東行。力能匯彭蠡。而江水轉欲迤其所匯而行焉。則漢之爲漢何如也。故導漢之文。於其入江後。復大書特書之曰東匯澤。

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其意若曰。漢雖入江。而江不
得奪其入海之文。故曰漢水之大。足以亞江也。導洛者
曰入河。紀其入河焉耳矣。導渭者曰入河。紀其入河焉
耳矣。豈若漢水之入江。旣紀其入江。復紀其入海。獨注
海之謂瀆。漢雖非瀆。而禹貢之紀之。不啻其爲瀆也。此
孟子所以與江淮河雋錄之與。是故荊州表其蹟曰江。
漢朝宗于海。言漢能跨越揚州。而與江同入于海也。揚
州表其蹟曰三江。言江至此有漢入焉。禹目覩其匯彭
蠡狀。而於其東也。目之曰北江。禹又目覩江之迤北會
匯之狀。而於其東也。目之曰中江。其目爲中江也。禹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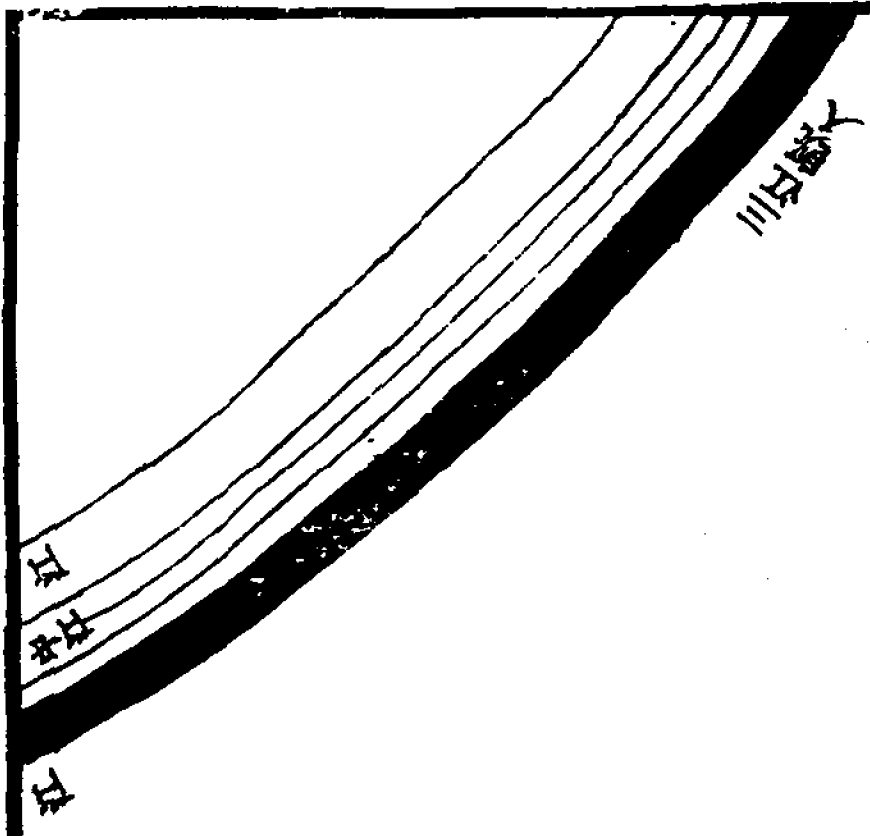
目觀豫章之水在其南。足以配江漢而三之。故於江而大書特書之曰中江也。假使漢水入江之後。東行焉。而無豫章之水。北入于江。無數百里之一片大地。予漢水以匯澤之資。則雖終古無彭蠡可也。亦終古但有江漢朝宗于海耳。烏在其名大江爲中江。又烏在其名漢水爲北江哉。江之有北也。由於有中江也。而江之有中也。由於有豫章水之南江也。惟其有豫章水。而又據其一片大地。然後有彭蠡之匯。然後漢水亞江之力乃見。而大江居中。以撫有南北。而慶安瀾。禹於是定以三江之名。而史臣之作禹貢。乃紀之曰三江既入也。間嘗綜覈

禹貢梁荆揚三州之文。而私度神禹治水之指。其全力專注於揚州之三江。而三江之施功。又全力專注於彭蠡之匯。之而豬之也。觀其導漢水也。於入江之後。曰東匯澤爲彭蠡。漢水之力。雖有匯澤之能。而導之不得其道。吾恐漢不右趨而左行。用力愈多。益以順其就下之性。安見其能往而匯爲彭蠡。而彭蠡又安見其能豬之也。不能匯之而豬之。則豫章諸水。奔赴入江。愈益迅駛。而與江漢同爲一道。怒而爲濤。排山拍天。於三水相擊之地。而其下又束以江之兩厓。巖石危礪而夾鎖之。然則禹不匯澤。不能爲彭蠡之豬。於是三江激成爭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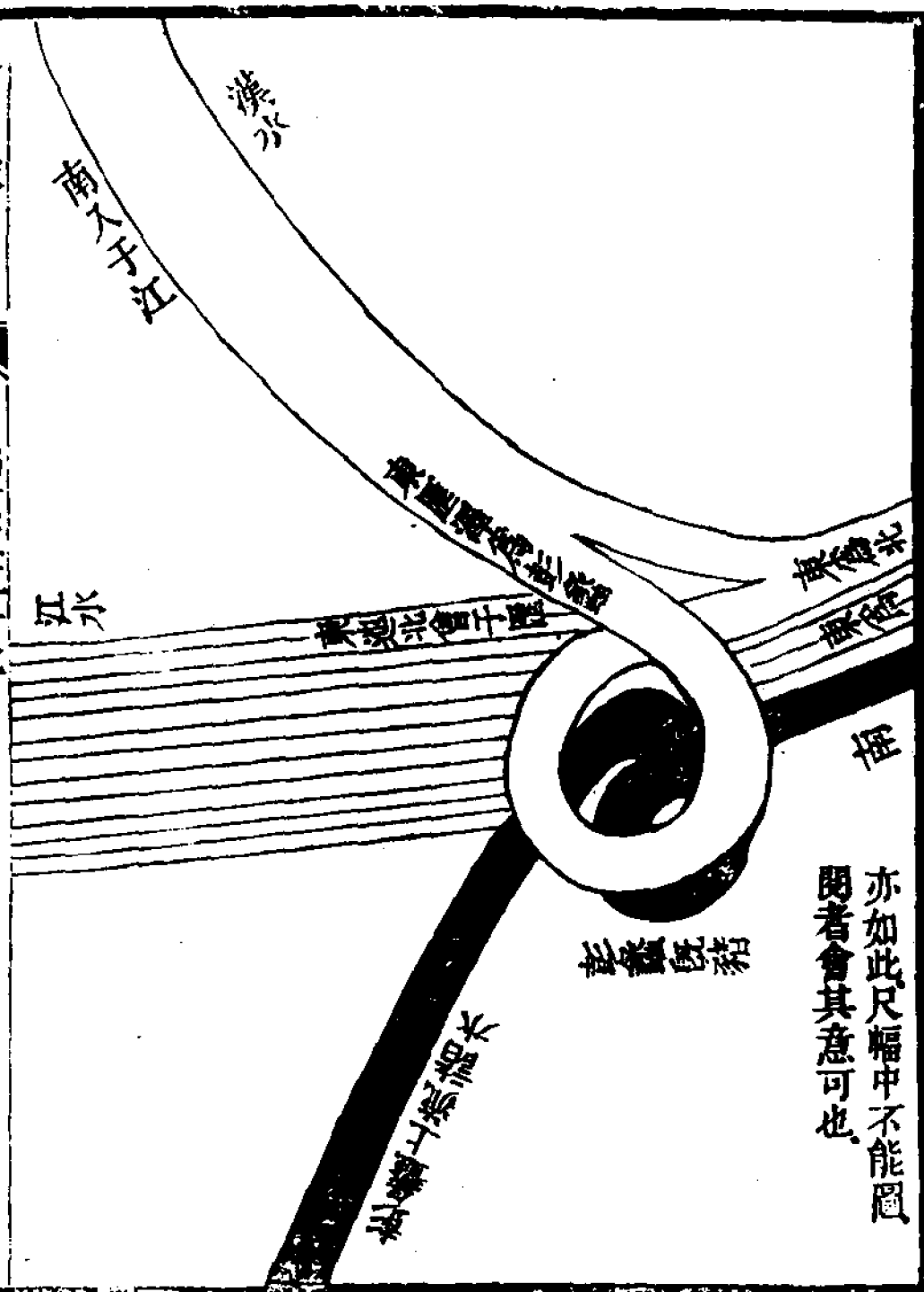
勢而震澤永無底定之時。將見有湧無洩。其能奏入海之功乎。今觀導漢曰。匯爲彭蠡。禹非袖手而觀其匯也。導江曰。迤北會于匯。禹亦非袖手而觀其會也。迥而匯焉。所以殺其勢。直而會焉。所以順其情。余壹不知禹之所以致力者何若。而要之三江之得入海。其全力專注於此。夫然後三江入海而震澤底定焉。夫震澤之定。其事亦豈易言。然而彭蠡之豬。厥功爲尤鉅也。若夫荊州則江漢朝宗于海。雖由於九江之殷。雲夢之作。又而沱潛之皆道也。然苟三江未奏入海之功。而江漢亦烏紀朝宗之績也。至於梁州爲江漢之所發源。亦但以沱潛

之道。見江漢之安流。而岷之爲江源。嶓之爲漢源。絕不言其水之治狀。而但言其環山之土地。可以種藝。不於斯而益驗神禹之施功。其全力專注於彭蠡之下也哉。

雁澤會匯彭蠡豬三江入之圖



南江上流章貢諸水也
其水至彭蠡不得成匯
今圖旋渦者隨漢水之
所匯澤而然江水會匯



亦如此尺幅中不能圖
閱者會其意可也

論三江惟主一江乃不破禹貢命名中江北江之義
三江惟不分三條水。則其說自然能全。何也。中江生成
是岷江自有之目。況禹明明於導江下直接東爲中江
入于海。禹旣名之。誰得而易之。然禹又於導漢入江之
後。特錫之以北江之目。是必岷江未入海之左岸。有分
江水以居北江而後可。今實無其水。則禹旣錫之。誰得
而吝之。惟有割岷江之左岸水一分以予之。是亦猶行
禹之道。而非有所遷就周旋於其間也。惟其然。則中江
之爲岷江。由禹定之。北江之分岷江。由禹分之。分其左
以予北江。自必分其右以予南江。惟不分三條水。而三

江自全。遵禹貢之經文。以行禹之道。後人無所容其置喙也。乃不涵泳經文。而自生分別。是必左有分江水以配右之分江水。強作解事。未爲不可。若欲奪禹所命岷江爲中江之名。以歸於北江。而擠中江令出而居於岷江之外。不直信神禹而曲徇後人。此論不公。吾不憑也。

荊州江漢揚州三江異名同實說

彭蠡下之北江中江卽彭蠡上之漢水江水。觀導漢導江兩篇經文。最爲明辨。哲也。是故荆揚二州分界處在彭蠡。而漢水卽於匯澤爲彭蠡處。與江溷爲一流。故於彭蠡下失漢之名。而別之爲北江。江水亦於迤北會于匯處。爲漢水所亂。故於彭蠡下變江之名。而別之曰中江。是故揚州之得名三江者。生於北江中江之名。而中江之名。實生於南江。故謂揚州爲三江。以彭蠡爲之界。而謂荊州爲江漢。亦以彭蠡爲之界也。自來讀禹貢者。不具如月之眼。經文中。若爲江。若爲漢。若爲中江。若爲

北江若爲三江。其脉絡較若列眉而貿然不生分別。支辭野語。數千年紛如聚訟。廬山真面。豈果未由望見之哉。知江漢與北江中江之所以異其名。則知三江與江漢之所以同其實矣。間嘗披禹貢讀之。於北江中江三江諸條。涵泳其白文。而貫通其氣脉。覺江於受漢水處。兩水竝行。斯爲江漢朝宗。及至漢匯彭蠡。江會于匯。而彭蠡之上流亦至此而參相得焉。合爲一江。實分由三水。不可不於此各立主名。曰北曰中。不言南而南自見。鉅曰一江哉。是三江而已矣。鄭君之注曰。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者。言三江之名。彭蠡以上不得有。北中之號。

彭蠡之下始得分。漢匯澤後，乃見北江。江迤東下，乃見中江。而南江不亦於此時見之哉？故鄭君注曰：東迤者，爲南江。可謂觀書眼如月罅，隙無不到者矣。導漢篇：明明曰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不得曰南入于江，非漢水入東匯澤爲彭蠡，非漢水匯，東爲北江入于海，非漢水爲北江以入海也。導江篇：明明曰至於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不得曰至于東陵，非江水至，東迤北會于匯，非江水池，東爲中江入于海，非江水爲中江以入海也。全江盡江水，而僅與以中江名者，非吝也。漢旣匯彭蠡，而化爲江水，其水豈

能他逃哉。不得不分江之北一分以與之。而名曰北江。北江居北。則大江居南。禹於斯時。又見豫章之水。穿彭蠡而入江者。又來占江水之南一分。其水亦豈能他逃哉。江於是控北引南。而自居於中。而成其爲中江也。故鄭君之注三江。旣入也。曰三江。句猶言三江者。曰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句猶言此三江之名。實以一江而分於彭蠡所納之三水。人皆信其爲三孔以東入海也。其補南江也。曰東池者。句言是東池字。据經明明是指大江。故其下接曰東爲中江。然吾謂是東池者。不獨爲中江也。曰爲南江。句言豫章之水入江。旣不能他逃。則

亦與江之東迤者竝行而東。以爲南江也。此禹貢所以雖無南江之名。而藏南江於中江中。鄭君之爲經師。宜其函蓋漢儒。如日月之出而燭火浸息其光也。南條之水江最大。而道里最長。發源於梁州之岷山。盡揚州之域而注海者也。江淮雖相伯仲。導淮自桐柏。道里之長。遠非江匹。漢之與江。却不相讓。其源亦自梁來。至入江後。猶能自行江中。以匯澤爲彭蠡。江行至此。未能或之先。但迤北會于漢之所匯。而後東行而去也。故叙荊州曰江漢朝宗于海。兩大竝行。神禹之視漢水。不以爲劣於江水也。惟漢入江至匯澤後。過彭蠡下。與江溷爲一。

通鑑纂要 卷一百一十五
流雖別之曰北江而失其漢名故但不沒其入海之實而不得與發源注海之瀆同其獨大之名此揚州之域所以曰三江既入若曰是依然發源岷山獨注於海之江也控北引南分之爲三而實統之以江維實與名不可假也蓋如是是故江漢之大其在荊州莫能相尙至揚州漢則從江江獨行而漢入江主爲主焉賓爲賓焉分定故也

鄭注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解

此注乃禹貢經文揚州三江旣入句下之注也。三江者。拈經文三江字建首以解之。蓋注經之體也。分於彭蠡爲三孔者。解三江三字也。言揚州現止一江。今日三江。則必有三孔。其三孔在何處也。曰。經云彭蠡旣豬三江旣入。三江接彭蠡以爲言。則當求三孔於彭蠡。而彭蠡者。漢水之所匯。江水之所會。又彭蠡之上流。則豫章諸水至此而後入江。是則一彭蠡爲三水之所歸。卽爲三孔之所納。故鄭君觀於彭蠡而有會於心。曰。旨哉揚州一江。禹必錫之嘉名曰三江者。是三江也。蓋分於彭蠡。

爲三孔而得其名焉耳矣。故鄭君又解南江曰：東迤者爲南江。意謂南江雖不見於經，然經文旣見北江，又見中江，必有南江可知。是以揚州經文三江中，藏有南江。然南江之一孔，究在何處也？鄭君之意曰：三江分於彭蠡，經言導江東迤，北會于匯。匯謂匯澤爲彭蠡之匯，則江水東會于匯時，恰遇豫章之水從彭蠡出，亦兩相會焉而成其爲南江。故鄭君云：東迤者爲南江，亦謂此一孔爲分於彭蠡也。兩注相爲表裏，是爲同一鼻孔出氣。乃今人誤解班氏地理志毗陵下之江在北，蕪湖下之中江出西南。吳縣下之南江在南，以爲是志禹貢之三

江又附會江在北句。是指岷江爲北江。南江在南句。是指分江水爲南江。而班氏之三見揚州川。是志職方氏之其川三江。誤認以爲說禹貢。且誤認其說與鄭注之分於彭蠡爲三孔者一同無異。誣班志。誣鄭注。且以誣鄭注者誣經文。則尤非鄭君之所任受者也。

鄭君東匯者爲南江之注。蓋從東爲北江。東爲中江。二句經文中看出。按導漢篇曰。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是言東匯者爲北江也。導江篇曰。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是言東迤者爲中江也。鄭君讀此二經。觸於揚州三江。旣入之文有

會於心曰。而豈但已哉。當江水迤東時。豫章之水。恰從彭蠡北入于江。遂同江水。亦與漢水匯澤處相會。豈不亦東迤北會于匯。東爲南江入于海也哉。故覩定此處。補出南江曰。東迤者爲南江也。吾故曰。鄭君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者。乃三江既入下之注。與東迤者爲南江之注。同一鼻孔出氣也。

鄭注三江分於彭蠡於字解

所謂解字者。非徒認取字面識其實義而已。蓋將聯屬數字以成文理。而所以得成文理者。必有一二虛字。空運於其間。以傳其神。使人涵泳其文。卽得其指趣。此之謂天籟。自人讀之。至易至簡。說之無異詞者。以其空運之字。如生鐵鑄成者也。於往也。依也。實義也。而其相於之處。於彼乎。於此乎。消息其分際。而了然於心。庶無豪釐千里之繆。如此於字。上接分字。下連彭蠡字。合而讀之。曰分於彭蠡。苟一再涵泳之。使實義徹到中邊。而虛神自無不躍露於語言之外矣。經文三江旣入。卽接彭

蠡既豬下。則求三江三孔。必於彭蠡無疑矣。蠡與螺同。蚌屬。旋螺也。文子聖人法蠡蚌以閉戶。匯澤之旋紋似之。故名所匯之澤曰彭蠡。彭之爲言盛大也。彭蠡之澤。不同於他澤。禹專用力於此。匯之而成。故經曰匯澤爲彭蠡。言禹使回旋之而爲此彭蠡之形也。他如太湖洞庭湖之澤。皆不如此之匯而成焉者也。三江者。一曰北江。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言漢水至此。全力以匯彭蠡。則漢水盡入彭蠡中。既入而又東出之。於是變其在荆之漢名。而爲揚州之北江矣。是揚州北江一孔。乃分於彭蠡而爲之者也。一曰中江。導江曰東。迤北

會于匯東爲中江。言江水至此。倚於北之漢水所匯彭蠡處。則江水亦盡入彭蠡中。旣入而又東出之。於是在荆之江名。不得不增一字而爲揚州之中江矣。是揚州中江一孔。乃分於彭蠡而爲之者也。一曰南江。南江者。未經禹所導。然有豫章水出彭蠡以入江而又東出之。以與分於彭蠡之中江北江並列而三焉。有中有北。必有南以配之。是揚州南江一孔。又豈非分於彭蠡而爲之者哉。三孔猶言三股。言此一江中有三股水分於彭蠡中而出者也。此鄭君於揚州三江旣入之文。所以標三江之名。而特書以注之曰。分於彭蠡爲三孔。又特書

以補注南江曰。東迤者爲南江。言江東迤時。非獨爲中江而又爲南江也。經文如彼。鄭注如此。合而觀之。然後知江漢二水。朝宗於荊州。其功力之顯於彭蠡者。何其盛也。而揚州之三江。則萌芽於彭蠡。而經始於彭蠡者。不亦明辨哲也哉。若班氏所志之三江。則職方氏之其川三江也。在彭蠡之下。東行滔滔徑去。不計其道里之遙遠。不分於彭蠡者也。故其南江志於吳縣下。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是南江與豫章水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其不分於彭蠡也如是。其中江志於蕪湖下。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是中江與大江東迤北會匯時。卽名

中江者。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其不分於彭蠡也。又如是其北江。志於毗陵下。曰季札所居江在北。東入海。是北江與漢水匯澤時。卽名北江者。乃至遙遙隔絕。彭蠡千百餘里。豈惟是風馬牛之不相及也。云爾哉。然則班氏之三江。絕不分於彭蠡。而今人誤以爲班志與鄭君之注同。何必鄭君復起。始不首肯。鄭君之注。明明言分於彭蠡。而欲以班志之必不分於彭蠡者。合而同之。豈其然乎。瑤田有依經說義而已。不敢冒言鄭學之名。然鄭君精義。微有所窺。試爲疏通而證明之。抑不自知其是焉否也。

東池北會于匯匯字解

東池北會于匯。卽匯澤爲彭蠡之匯。會于匯。猶言會于漢也。所匯之彭蠡。雖在江之南。而匯澤之漢水。則在江之北。經不直曰會于漢。而必曰會于匯者。漢之道里長。自東流爲漢。至南入于江。東匯時。通名漢水。而匯澤之漢水。則止爲彭蠡之一處。易漢之名而曰匯者。以其所能而名之。蓋古人命名。惟變所適類如此。如導漾東流。則名爲漢。漢匯彭蠡下。則名爲北江。皆是物也。經曰東池北會于匯者。言匯澤之漢水在江之北也。文從字順。然後知舍是從而爲之辭者非也。鄭注云東池者爲南

江南江未經禹導。故禹貢無文。使嘗導之。必書一條曰。導豫章水。至於彭蠡。北入于江。東迤北會于匯。東爲南江。入于海。由鄭君之注而忖度之。當如是也。經云東迤者爲中江。鄭君補義曰東迤者爲南江。然則經云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鄭君補義之意。自必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南江也。惟認清會于匯。匯字爲指匯澤之漢水言。則會匯之義明。而迤北會于匯之義益明。迤北之義明。則東迤者爲南江之注義無不明矣。何也。數義俱明。然後知未東迤時。無南江之名。亦無中江北江之名。更安得有三江之名。然後知三江之名。分於彭蠡而有。

彭蠡既分而下。欲不名之曰三江而不可得。此揚州之域。所以起於彭蠡。而三江所以爲揚州之所專者也。

論鄭注補南江必於東述者句之義

南江未經神禹滌原。故經文無頓放處。余已詳言之矣。經文不見。鄭君作注。必須補出。所謂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作傳者之體裁。卽作注者之義例。余通觀禹貢。可補南江者三處。其一在三江旣入句。蓋有北江中江。必有南江。乃名三江。此處補出。則三江字不落空矣。然必先詳叙北江如何。中江如何。剔出南江。正須辭費。若渾言之曰三江旣入者爲南江。此不辭也。其一在東爲北江句。蓋北與南相配。無南江。安得有北江。此處補出。則北江不落空矣。然經已見中江。則叙北江。不能不叙中江。

言中言北。剔出南江。正須辭費。若渾言東爲北江者。爲南江。此不辭也。其一在東爲中江句。蓋北江在中江北。則南江必在中江南。此處補出。則禹貢中江之名。含意未申。弦外響。味外味。於斯盡露矣。然東爲中江。在會于匯下。此時南江已入江中。與中江各占一分矣。若曰東爲中江者。爲南江。夫中江安得復爲南江哉。其爲不辭。殆有甚焉。惟岷江東池時。恰逢南江從彭蠡入江而來。會當此之時。不先不後。是一是二。中江去此而得名。南江却從此而出現。曰東池者。爲南江。信乎南江實東池者。爲之也。抑鄭君之注三江也。曰三江分於彭蠡。爲三

孔東入海。此言正須善會。不曰於彭蠡下分三江爲三孔。而曰三江分於彭蠡者。言三江之名。於彭蠡中始分出也。若未至彭蠡時。除南江未見不在算。而江無所謂中。漢無所謂北。先時者蹠。非鄭君之注例也。若已過彭蠡。乃分三江。則必曰彭蠡下行若干里。後時者需。亦非鄭君注例也。惟曰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猶言三江分於彭蠡爲中江南江北江。乃與東也者爲南江句。共一鼻孔出氣。呼吸相通。豪髮無憾矣。然後知鄭君之注南江。與其注三江也。獨不引地理志以證明之者。實有見於地理志之三江。非指謂禹貢之三江。具一隻眼以觀。

書者也。

論導江篇東迤北北字卽指謂漢水之義

東迤北會于匯。匯卽導漢匯澤之匯。北卽指謂漢水也。漢水南入于江。又東焉。雖匯澤而迴旋前行。依然由江之北岸。故謂江之迤漢爲迤北也。江水東迤。迤訓邪行。亦訓邪倚。江水倚於漢。與其所匯彭蠡之處而相會焉。故曰東迤北會于匯也。導漢導江二篇對偶之文。試合觀而竝讀之。覺江漢交錯互資。於彭蠡之中。情狀畢露。不須辭費。自見了義。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言漢水之勁力足敵江。而匯澤爲彭蠡。故分於彭蠡而東之。卽爲北江也。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言

江水至是會漢所匯之彭蠡。故分於彭蠡而東之。卽爲中江也。漢跨江而匯澤。江倚漢而會匯。經言二水相爲伯仲。先分後合。旣合復分。一爲北江。一爲中江。以入于海。將經文字咀句噍而讀之。義自見矣。

論禹治南條水要害在匯澤爲彭蠡之義

禹治南條水止江漢二水耳。而其要害在匯澤爲彭蠡。禹隨山刊木以奠大川。而至於此。見江右一片地。周遭數百里。洪水汎濫。連接江漢。過此但以一江爲咽喉。納者多而吞者少。然吞者雖少。而納者以多。追之上流之來者。迅急。則下流不得不滿而溢矣。夫上流不由地中行。而欲下流之由地中行。豈可得哉。神禹於此。攬其大勢。計惟有使其上流所謂周遭數百里者。匯爲大澤。豬而容之。以殺其來多之勢。吾壹不知其致力於此。果何如也。然伏讀導漢篇曰。東匯澤爲彭蠡。意神禹於此。必

非袖手而觀之。蓋有匯之之法矣。考工記匠人之職。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勾於矩。夫勾於矩以爲淵。是卽匯澤之法也。按江水至此。東行者轉而東北行。是其體本有勾勢。上流之來。必觸其勾勢之內。吾意神禹必多方盡力於此也。故經文曰東匯澤爲彭蠡。是匯澤者禹匯之。而爲彭蠡者禹爲之也。吾壹不知其致力於此者果何如也。要之必用爲淵之法。使之自濬自深。以成其爲數百里之大澤也。故經文曰彭蠡旣豬。必其先未曾匯澤。水不能豬。故汎濫爲患。而下流不能奏入海之績。自禹導漢水。使匯澤爲彭蠡。又導江水。使迤漢。

會于匯而彭蠡之上流自亦由所匯入江與中江北江並行而爲南江以成三江莫不由地中行而入于海矣故曰禹導江漢其要害在匯澤爲彭蠡也不此之務而昧於爲淵之法續用弗成良有以也禹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今河間俗呼無山府禹見其地廣莫無山可疏之爲九河以殺河勢使之安瀾入海與匯澤爲彭蠡以容江漢之汎濫同一萬世永賴之成規也九河之塞人皆惜之而匯澤之功人無稱之者何也

論禹匯漢水爲彭蠡澤以治揚州三江之理

彭蠡下。一江總束。爲三江之咽喉。上流三水。皆非常之原。咽喉以狹小之地。而納紛沓錯來之水。然納處雖小。而不能減來水之多。此禹未治三江之先。揚州至海千有餘里之水。所以汎濫懷襄。人不得平土而居之。而震澤之爲南國患者。亦因江水溢而侵之。相助爲虐。益恣其震蕩而不能定矣。禹隨刊至此。綜攬南方大勢。江漢之水最大。至於荆揚之交。又加以南來北入於江之水。錯出竝行。而咽喉之小。則以江體兩岸。皆危礪鉅石。坐崖束之。非可疏之使廣而濬之使深者也。惟有上流南

望一片壤地數百餘里。渾無際涯。亦皆爲洪水所漫。然苟匯之爲大澤。則足以豬不可限量之水。而諸非常之原。進至而爲咽喉害者。亦可仰而納之。以分殺其勢。漢水之從北來而入於江也。本有向南之情。而南岸恰有數百里之壤地。以當其衝。匯爲大澤。惟漢水足以任之。禹乃相其形勢。立厥章程。起而匯之。而爲治南方水之第一功也。匯之奈何。其一在驅除其汎濫之水。使之不瀾漫。宜用行奠水法也。考工匠人職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是也。其一在收攝其汎濫之水。使之有所容。宜用爲淵法也。考工匠人職曰。欲爲淵。則句於矩是也。二

法雖傳於周世。然恐皆大禹之遺軌。磬折參伍。人巧極也。水性就下。神明其法。行之雖難。然其勢猶易。句於矩。天工錯也。以水治水。小用之。其效當可立睹。而匯澤爲彭蠡。其理其物。至大至博。卽能遵守其法。而會通其義。恐戛戛乎其難之也。是故非禹不能造此法。非禹不能用此法。非禹不能用漢水以匯澤。非禹不能匯漢水爲彭蠡。三江之能疏通其咽喉。而使之由地中行。以入於海也。厥功大矣。其法良哉。禹治水之神也。在知漢水之能匯澤爲彭蠡。在能令漢水匯澤爲彭蠡而已矣。蓋匯漢水爲彭蠡。則漢水太半歸彭蠡矣。其又東而爲北江。

豈多也哉。江水會于匯。亦必以其半歸於彭蠡。其又東而爲中江。當亦不能過多矣。至於南江之從彭蠡出也。竊宅於彭蠡者多。而出而入江。又東焉以爲南江者。度亦與北江等耳。信乎匯澤爲彭蠡爲治三江之第一功也。故禹貢叙揚州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言彭蠡能豬。而後三江可入。至於陽鳥之居。震澤之定。通觀厥成。不勞而坐享之可也。夫水何治。在治澤。澤何治。在治之。能容汎濫之水。而使天下之川。皆由地中行。以入於海。而人皆得平土而居之已耳。然有天。成之澤。有人爲之澤。天成之澤。震澤是也。人爲之澤。禹

匯漢水爲彭蠡是也。使前之人能知漢水可匯澤爲彭蠡也。夫寧有九載績用弗成者哉。甚矣禹之神也。

論以大江爲北江分江水爲南江其誤始於酈氏注

三江之說。据禹貢經文。漢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江迤
北會于匯。東爲中江。所以名之曰北江中江者。禹見豫
章水亦從彭蠡入江而又東之。故坐以南江之名。然後
先呼漢爲北江。先呼江爲中江以待之。合北中南而爲
三。故禹於揚州彭蠡既豬之文。而繼之以三江既入。是
北中南之名。禹之所命。而三江之名。亦禹之所定者也。
班氏明知北中二字。原藏有南字。而紐於漢江豫章三
水會彭蠡後。已竝爲一江。於是疑不能明。不敢別白一
江水中有所謂北江中江者。故其志大江也。於蜀郡蒲

氏道下曰禹貢嶠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

入海。過郡七。

七郡者蜀郡南郡江夏九江豫章丹陽會稽也。

行二千六百六十

里。全不涉北江中江字。其志分江水也。於丹陽郡石城下曰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亦全不涉南江字。蓋班氏於大江分江專志其兩水分行。過郡道里入海之處而已。不計其爲北江南江也。余因据班氏說以考水經。水經亦無北江南江之目。然後知水經之紀大江分江。殆與班志同也。按水經曰。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

第二個其一互譌在東北流下。鄭氏已不能是。

正今阮中丞浙江圖考正之。
疑義頓折金補之亦如是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水經

之文與班氏志。漸氏道之江水。石城之分江水。通一無
二。無南江之名。亦無北江之名也。余按言岷江者。以經
流出岷山東入海。配石城分江水。行至餘姚入海。分兩
派相對言之。止二家。一爲班氏地理志。一爲水經。然皆
不牽連江爲北江。分江爲南江。可見硬以分江水爲南
江者。先秦兩漢之人。無是說也。班志之有三江名也。吳
縣下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毗陵縣下曰江。在北
東入海。揚州川。蕪湖縣下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
海。揚州川。三見揚州川者。据周禮職方氏之其川三江

也。職方氏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故班志山陰縣下曰：會稽山在南。揚州山。吳縣下曰：具區澤在西。揚州藪。觀其言揚州山。揚州藪者。皆與職方氏合。則知其所謂揚州川者。乃職方氏之其川三江也。故職方氏之九州。與禹貢異。以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青雍。又分冀州地別置幽州并州。故禹貢無幽州。而班志兩見幽州。寔無并州。而班志兩見并州。川。又見并州山。并州藪。并州寔是又班氏全据職方氏以志揚州其川三江之旁證也。蓋班志以職方氏之三江與禹貢之三江分作兩事。故其立說兩不相蒙也。

酈氏之注水經也。於水經大江分江之文錯互處。未經
詳覈而更正之。於班志之同於水經者。亦未之深考。至
班氏之言職方之三江。不與大江分江洄同者。酈氏非
不肄業及之。而卒不求甚解。遂乃於水經其一東北流
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之大江字。竟以爲北江。而注之
曰經書在北則可。余按趙一清錄本作大江。其所據者。
必流傳善本也。豈酈氏時所見本已有作北字者耶。今
刊本盡作北江。蓋依酈氏本也。然余据水經分江水不
作南江。斷其過毗陵北者。必是爲大江。必非爲北江也。
今酈氏既以大江爲北江。則必以分江水爲南江。故引

地理志而又改之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按地理志石城下言分江水首受江一事也。於吳下言南江在南。又一事也。分江水之與南江全不相涉。今乃因誤認大江爲北江。遂拉扯分江水爲南江。而謂江水入合石城之大溪。溪首受江。逕其縣城東。又北入南江。於是歷叙南江曰。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注于南江。南江又東合涇水。南江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吳安溪。旋溪水注之。又北合東溪水。又北左合旋溪而同注南江。南江又東有釣頭泉。流于川下合南江。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按此太湖之西

口上受南江者也

韋昭曰。五湖。今太湖也。尚書謂之震澤。爾雅謂

之具區。方員五百里。東則松江出焉。松江自湖東北流。

逕十七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

按此太湖之東口。出爲松江。從此又奇分爲三者也。

吳

記曰。一江東南行。入小湖爲次溪。自湖東南出。謂之谷

水。

按虞氏揚都賦注。太湖東注爲松江。下有分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此谷水自湖東南行。豈虞氏所謂東江與。

吳

記曰。谷水出吳小湖。逕由拳縣故城下。谷水又東南逕

嘉興縣城西。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谷水於縣

出爲澉浦。以通巨海。瑤田按鄭注引地理志而增成其

說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然考班志。但

言吳縣南江在南。未嘗言自石城至吳南。盡爲南江。而

鄭注據之爲說則謂江水自石城入貴口。又謂合大谿水。其水亦先受江水。又入南江者。然則石城首受江。有兩口。一爲貴口。卽南江。一爲大谿口。又入南江者也。據此則南江之來。遠在具區之西。東流若干道里。乃始入於具區。行盡具區而又東焉。始逕吳縣之南。與班志但言南江在吳縣南者不合。乃鄭注必增成班志云爾者。其意以爲大江既爲北江。則南江豈能逃乎分江水之外哉。然余涵泳班志。並不以分江水爲南江。水經又不以爲南江。不知鄭氏何所證據。於首受江下。大書南江。且再三書之。又重疊書之。至注於具區之後。而曰東則

松江出焉。夫松江近於吳縣者也。則班志所謂南江在吳南者。恰可相接。故酈氏以分江水增成班義如此。然班氏志於石城。固曰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與水經分江入海者正同。絕不牽連東注具區東則松江出焉。所以酈氏於此。欲求其說而不能爲之辭。乃曰松江自湖東北流。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此亦別爲三江。而於水經餘姚入海下。則曰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也。江水又東逕赭山。又逕官倉。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

又東逕穴湖塘。又東注於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此又似不以注具區出松江以入海者終南江之說。而以南江枝分者畢之。蓋亦胸無定見。故於篇末結之曰。東南地卑。故川舊漬。難以取悉。粗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得其實也。然則鄭氏於此注。亦莫須有之辭。要之班志水經。不以分江水爲南江。他書絕無確證。卽言三江如職方氏越國語。太抵皆在會稽郡近海之地。雖不合禹貢。猶是人三爲衆之論。鄭氏劈空以分江水爲南江注水經。一正流。一枝流。正則由具區松江入海。似應吳縣南江在南之文。枝則由餘姚入海。又似應分江水首受

江之文其突也。無所折衷。後人烏從下斷語耶。余考班書之志。岷江止大江分江二派。若以大江爲北江。分江爲南江。中江又安在乎。細檢班書。竝無明文。其志於蕪湖下也。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亦不言蕪湖。又有分江水首受江者也。今酈氏既附會毗陵之江在北。謂指大江爲北江。附會吳之南江。謂指分江水爲南江。勢不得不附會蕪湖。中江出西南至陽羨入海。爲禹貢之中江。不知班書明明以蕪湖中江配吳之南江。毗陵之北江三見揚州川。以全職方氏之其川三江。今復又以蕪湖中江上配蒯氏道之岷江。石城之分江。旣不分

於彭蠡又不於潯氏道石城兩縣中畧見其以南北配中江之指鵲突樹義不亦愼乎

瑤田按班氏不以大江爲北江不以分江水爲南江其智加於酈氏一等惟檢其志江水絕不及中江豈其轉喉觸諱亦由其於禹貢經文曾未字過以讀之也

再論酈注南江之非及不見中江之窮於辭

余涵泳水經經文而知其言石城分江水也其原本蓋

曰從阮中丞是正本

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

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據此則大江分江兩股最爲明辨而酈氏所見本轉寫譌互則曰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大江分江並係於第二個其一下而又譌大江字爲北江酈氏不能是正乃強作解事以注之曰地理志曰毗陵縣舊會稽之屬縣也丹徒縣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也舊去江三里岸稍毀

遂至城下。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于江。江卽北江也。經書在北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考其逕流。知經之誤矣。酈氏此注。認作轉寫譌本爲正本。將兩股合爲一流。自然疑不能明矣。然不能逸去此條而不爲之注也。於是又引地理志。稍爲增成其辭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意蓋以大江爲北江。不得不以分江爲南江。因疑班氏志分江水於石城。與其志南江在南者。爲一水相貫。遂組合二志爲一事。而坐實南江於石城。分江水中。自信不疑而注之。及至長瀆。歷湖口。而謂南江注於具區。於是縱言具區。侈陳衆說。而注之曰。

東則松江出焉。自此以下。不言南江。乃曰松江自湖東北流。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又言范蠡出三江口入五湖中。而斷之曰。此亦別爲三江五湖。不與職方同。又引揚都賦注。松江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又斷之曰。此非禹貢之三江也。又引吳記言一江東南行。入小湖而出之。曰谷水。逕由拳縣故城。嘉興縣城。鹽官縣故城。出爲澈浦。以通巨海。然其所謂南江者。於茲亦不終其說焉。及其復注。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也。則曰。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故卽

引郭景純之言三江曰岷江松江浙江而斷之曰浙江不與岷江同。然當時作者述誌則又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也。按又爲江接南江枝分言於是終作者述誌之言而注之曰。江水又東逕黃橋下。赭山南。官倉。餘姚縣故城南。穴湖塘。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吳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酈氏雖如此說。然不過據所見所傳聞。參以臆見。以終三江之義。而究無定論。故結之曰。東南地卑。濤湖泛決。觸地成

川。粗依縣地所纏。未必一得其實。余於酈注紛沓糾纏。悉心別白。而知其胸無定見。故於具區出湖入海處。一則曰別爲三江五湖。再則曰非禹貢之三江。於南江枝分至浙江浦陽同會歸海處。又曰非班固所謂南江。雖其所定之北江南江。自以爲豁然確斯。然有北有南。必有中江。亦當直下注脚。明白指出。以曉人。乃滔滔數千言。反復疏證。絕無一語及中江者。蓋其說未嘗非藍本。班志故其定岷江爲北江也。實暗据毗陵江在北一語。遂妄意其上流皆爲北江。其定分江爲南江也。實暗据吳縣南江在南一語。遂妄意其上流至首受江處皆爲

南江而不得不逞其胸臆以增成之。至於中江自亦妄
意蕪湖中江出西南者暗据以定之。然其所謂南江者。
實於班志未得其審。則其所暗据者。昧昧思之。尙在若
滅若沒中。而更欲多方攬摭以說中江。吾知其難矣。

瑤田校昔人無以分江水爲南江。故岷江不能爲北
江奪取。後世言三江者。不肯捨去分江水之南江。是
以岷江爲北江久假而不歸也。此獄不難片言折之。
据定班記水經二家。所錄分江水無南江之名。以問
鄭氏。鄭氏寧復得作聲耶。雖然。此獄卽不折。禹貢經
文。固懸諸日月而不刊者也。

論匯澤爲泊水一大法

泊水貴於洩也。而尤貴於豬。匯澤者。豬水之法也。江自彭蠡以下。入揚州之域。何以謂之三江也。曰。以一江而納上流江之水。漢之水。豫章之水。三水會而併爲一江。故謂之三江也。然則彭蠡未豬。而三江之水。何以遂不能入海也。曰。水之納也太多。而咽喉太小。無他處足以分而容之。故壅塞汎濫。其水不能由地中行。以入於海也。蓋以三江上流。其水之分數而言之。江水自得其十分。漢水得其十分。豫章之水。又得其十分。合之爲三十分。江自彭蠡以下。僅以十分之地。而受三十分之水。欲

其不滿而溢也得乎禹之隨山刊木而至此也。放眼而觀其水勢。見漢水之南入於江。洶涌澎湃。冒過江水而上之。然前路壅塞。不能直行。遂橫冒而南。汎濫焉而無所止。而江水反潛行於漢水之下。然已先於其前路而壅塞之。亦不得不橫冒而南。與漢水同其汎濫而無所止也。然而不但已也。江與漢橫冒而南。而南來之豫章諸水。又將橫冒而北。而前路之壅塞者。愈益怒號噴裂。逼迫而不可通。禹於是。一眼看定。北水冒南者。勢不能反。而南水冒北者。終不能通。幸有江之南岸數百里之一片地。足以匯爲大澤。以豬此三十分太多無地可容。

之水。夫然後減其太多。而其少者乃可納而吞之。由地中行。三江可以入海矣。其匯之奈何。禹所目驗者。漢水之力最大。能冒過江水而上之。又能橫冒而南。則匯之之法。非藉漢水之力不能爲也。吾涵泳經文而知非漢水不能匯。亦涵泳經文而知匯之實由於人爲。亦實由於神禹之人爲。而非他人所能爲者。何也。匯之之法。在考工記匠人職。欲爲淵則句于矩。是匯澤之法也。然匯數尺之淵。人皆能之。卽匯數丈數十丈之淵。亦猶優爲之也。今乃欲匯數百里之大澤而爲彭蠡也。夫豈易言哉。故曰必由神禹之人爲。而非他人所能爲者也。今日

者想其匯澤之後則漢水之十分可分其五六分以容於彭蠡。江水之十分可分其四五分以容於彭蠡。豫章水之十分其容於彭蠡而不出者亦當六七分也。綜計江漢豫章三十分之水其因神禹之匯澤而容而豬之於彭蠡中者已殺去其大半。是三水之洪濤瀾汗而東者不及三十分之半也。三江咽喉雖小豈十有餘分之水而猶壅塞難吞不能由地中行而奏入海之績哉。故曰彭蠡既豬三江既入自然之效也。三江入海而震澤因之底定順而撫之何難之有哉。吾故曰南條治江漢之水匯澤之功其犖犖大者也。

論疏河爲治水一大法

若夫洪水之難治也。苦無洩之之法耳。疏九河者。洩水之法也。河出積石爲中國河。禹導之。自龍門鑿山穿地。由北而南。又東之。又北之。至于大陸。雖以大澤。不足以容之。而殺其噴怒之勢。禹導河至此。見今河間一片大地。四望無山。今俗號其府曰無山府。是可以分散其水勢。使壅塞者多其徑路。豈惟是參之伍之而已也。疏之爲九條。一河不能吞者。寧九河而猶不能暢流。以入於海哉。然則禹之治水。在能擇其地也。於漢水入江之後。而得江右數百里之地。以匯漢水成大澤。而爲彭蠡。蠡。

旋渦也。回旋其水。使匯之。而自濬自深。狀如蠡。彭彭然大。故象形名之。嗚呼。可謂難矣。而其治河也。至於大陸。又得于有餘里無山之大地。以疏爲九河。其形胡蘇然。謂其如木之扶疏四出也。於是名其中一河曰胡蘇。蓋象形惟肖也。於斯時也。命徒興役。衆皆大驚。因名第一河曰徒駭。吁可駭也。非禹其孰能任之。此洩水法之大用者也。考工記有之。匠人職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言洩水之必有其道也。雖然。徵禹其孰能任之。

論治水以豬水爲洩水地

治水所以除水害也。除水害主於洩。而易爲其必欲豬之也。嘗試論之。豬彭蠡爲三江入海地也。彭蠡不豬。則江漢爭流。欲其由地中行也得乎。江漢之行。不由地中。欲三江之入海也得乎。是使三江之水終無洩日。彭蠡不豬之故也。故曰豬水爲洩水地也。然而疏九河。專以洩水也。吾謂其有豬之義存焉。不豬不洩。不止不流。嘗試言之。禹之盡力於溝洫也。治水之功告成。而爲善後策也。向使不盡力於溝洫。則九川雖已滌原。九澤雖云旣陂。已往之水害除。而水害之層生疊起。安知其不復。

汎濫於中國。而爲下民昏墊之天下也。其盡力溝洫也。奈何。考工記。匠人爲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畎。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卽注於遂。遂注於溝。溝注於洫。洫注於澮。澮注於川。遞注之。而必遞倍其廣與深。以注之。所以使溝洫之水速洩焉。以歸於川。其涸可立待。其爲害於壑畝之水。可立除也。使受注之廣深與來注之廣深同。則前來者未行。後來者踵至。因而重之。水必冒於溝洫之上。欲其洩也得乎。今受注之爲廣爲深。竝倍於其來注之地。是洫之寬兮綽兮。非溝之淺兮者。

所可比也。洫有豬溝水之量。乃可展其洩溝水之能。故曰豬爲洩之地也。嗚呼。溝洫之制不壞。九河不塞。豬洩互用。水至卽行。萬世無水害可也。問者曰。九河之疏主於洩。而謂豬之義存焉者。可得聞與。曰。善哉。問乎。一河之不能洩也。是水有餘。無豬之地也。今分爲九。則以九河分而豬一河之水。水得所豬。而無壅而不可行之患。其爲洩也。不愈疾哉。嗚呼。讀禹貢者。能師其意而知其解焉。然後旁行其地。粗及其形勢。以希冀夫安瀾之效。庶其旦暮遇之矣乎。

全氏謝山經史問答論三江諸說辨

瑤田著禹貢三江考諸篇駁辨後世言三江必分三條水之誤。今全氏臚列三江異說一一取而論之頗多斷制然卒未嘗涵泳經文灼知三江止一江之的解若不明辨恐析疑轉益增疑矣。全氏又謂前輩以爲按今所行大江以求三江猶按所行大河以求九河必不可得。瑤田謂江不得以河北河之徙也。歷代可紀江未聞其徙烏可與河同日而語哉。

全氏曰三江之說其以中江北江南江言之者漢孔氏傳據經文謂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爲三江其道

則自彭蠡分爲三而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爲三入海。
按江漢之水會於漢陽。合流凡數百里。至湖口與豫
章江會。會數千里而入海。卽所謂彭蠡也。然則江至
彭蠡并三爲一。未嘗分一爲三。況震澤在今之常湖
蘇三府地。自隋煬帝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大禹時
江湖何自而會。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聞三分。故前
輩謂安國未嘗南遊。全不諳吳楚地理。是書傳之說
非也。

按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爲三江。其說是也。乃謂其道
自彭蠡分爲三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爲三入海。据其說。

是彭蠡止一澤。下乃分三條水。行至震澤合爲一澤。又分一澤爲三而入海。全與經文大異。孔爲僞傳。不足憑也。宜全氏指而駁之。然全氏亦主三江必有三條水。故言江至彭蠡未嘗分一爲三。其意仍是要尋出彭蠡下三條水來以實三江之目。究未明經文之旨也。全氏又謂禹時江湖何自而會。據以駁孔傳江分爲三入震澤之說。原屬確論。然因此遂謂洪荒世江湖絕不相通。則不然。江湖之不通也。水土平。江水由地中行而湖水不來侵也。若懷山襄陵。山陵且不能隔截。而況於隄岸乎。故當彭蠡未豬之先。江水南連於湖。湖水北連於江。相

助爲虐。此三江所以未入。而震澤所以未定也。自禹匯澤之功告成。則江漢之水。半豬於彭蠡。而豫章水之自彭蠡出者。亦納於澤者多。而出於澤者少。夫然後咽喉之地。不致壅塞。三江皆由地中行。以入海。而震澤亦可得而定也。於斯時也。江湖自然不通。安得謂三江有三條水。而以大江爲三江之一。松江爲三江之一。浙江爲三江之一。如全氏篇末之所折衷。以郭景純之說爲不可易也。看書須具隻眼。謂其下觀千古。而又能上觀千古。拘于墟而篤于時。夏蟲安可與之語冰哉。

全氏曰。班孟堅地理志。指松江爲南江。指永陽江荆

谿諸水爲中江。指大江爲北江。司馬彪郡國志因之。此與書傳所言本自不同。乃孔穎達引以證傳。而司馬貞入之索隱。王荊公亦取其說。但其所謂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者。按陽羨今之宜興。與丹陽雖相接。而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水分東西流。江之在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宣歙諸水北向以入大江。安得南流以上陽羨也。夫諸水本皆支流。不足以當大江。經文明有中江。而乃背之。甚屬無謂。乃或言地理志之中江。在洪水時原有之。禹塞之以奠震

澤則何不云三江既塞。是地理志之說尤非也。

按班氏志於吳縣下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志於毗陵縣下曰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志於蕪湖縣下曰中江出西南至陽羨入海。揚州川三見揚州川者。蓋指職方氏之其川三江而釋之也。若夫出嶠山之大江。則見於蒯氏道下。言其東南至江都入海。行二千六百六十里。不指謂禹貢之北江。而大江之分江水。則見於石城下。言其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行千二百里。不指謂禹貢之南江也。其不指謂南江者。嫌於將以配大江爲北江。其不配大江爲北江者。嫌於與岷山導江東爲中

江之文相背也。班氏雖於禹貢經文空運筆妙。未能理順冰釋。而闕疑慎言。頗無差謬。全氏駁之。所隔不止一壁。至於司馬彪之郡國志。毗陵縣下曰北江在北。蕪湖縣下曰中江在西。蓋襲地理志之文。而吳縣下獨不曰南江在南。吾涵泳其文而紬繹其旨。豈不以導漢經文曰東爲北江。導江經文曰東爲中江。獨無南江見於經文。故其所襲地理志之中江北江。不以爲職方氏之揚州其川三江也。直以爲此卽經文之中江北江。經文旣無南江。吾奚必爲之添足而續尾哉。故不襲其南江者。非逸之也。見以爲經文無南江。故芟而削之。嗚呼。徒襲

地理志之文而乖地理志之實其能免於好知不好學之蔽乎。然則班氏司馬氏兩志直如方圓枘鑿之不相入。而全氏以爲馬因於班是蔽之中又加蔽焉。良由不涵泳經文。並不涵泳兩志之文。鶻突讀之。鶻突解之。故也。

全氏曰。水經謂江至石城分爲二。其一卽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縣爲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其於中江闕焉。不知桐水。今之廣德長瀆。今之太湖。其中高水不相通。亦猶丹陽之

與陽羨。而南江既爲吳松。安得更從餘姚入海。故胡
朏明疑東則松江出焉十五字。乃注之誤混於經者。
蓋地志以松江爲南江。水經以分江水爲南江。酈元
欲援水經以合地志。故曲傳之。總之與禹貢不合。是
水經之說又非也。

按水經曰。汧水與江合流。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
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過會稽餘姚
縣東入于海。與班志江水出嶧山東南至江都入海。分
江水於石城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者相合。江無北江
之名。嫌於與經文東爲中江相戾。分江水無南江之名。

嫌於以南配北。坐大江爲北江也。而酈氏所見之水經。則謂大江爲北江。酈氏遂据北江而注之。引劉繇墓論。乎江而曰江卽北江也。坐實大江爲北江。漢信不疑。蓋始於酈氏。夫旣以江爲北江。則必以分江水爲南江。故改班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此文見於酈注。蓋誤讀班志而擅改之。班志尚在。可覆按也。今全氏之述水經江至石城。分爲二者。乃謂其一卽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上桐水。云云其於中江關焉。此皆撮舉酈注之譌謬。以附會水經。而不知水經原文與班志本相合。酈注以分江水爲南江。一一叙而

說之其究也。乃謂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嗚呼。班固何嘗謂分江水爲南江。蓋自鄭氏之誤解南北江。而三江之說不可問也。余別有文論鄭氏誤解南北江詳說之。

全氏曰。鄭康成書注。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康成未嘗見書傳。然其說頗與之合。特不言入震澤耳。唐魏王泰括地志。謂禹貢三江俱會彭蠡。合爲一江入海。夫合爲一江。則仍不可以言三江。故眉山以味別之說。輔之古之言水味。

者本諸唐許敬宗。但大禹非陸羽一種人物。則蔡九峯之所難。不可謂其非也。是書注之說亦非也。

按全氏以合爲一江。仍不可以言三江。是主三江爲三條水。故引括地志三江會彭蠡合爲一江之說。以駁辨之。又引眉山別味之說。以爲本不足以輔鄭氏左合右會之指。實則駁鄭氏之說爲非也。東坡心知三江止一水。而無解於三江之名。於是生出別味之說。以曲全之。原不可通。由其主三江爲一江者。本非有十分之見。故不免授後人以笑柄也。

全氏曰。盛宏之荊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

名爲南江。至潯陽分爲九道。東會於彭蠡。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入海。此本漢地理志舊注。岷山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原而三目。今載在初學記中。而徐氏注說文宗之。但此則仍一江。非三江也。其與孔鄭別者。不過一以南江爲大江之委。一以爲原。暮四朝三。不甚遠也。則荊州記之說亦非也。

按荊州記分岷江爲三段。以爲三江。無論其說不可通。而與揚州三江全不交涉。全氏駁之。則謂其仍一江而非三江。與其所主三條水者不相合。至謂其與孔鄭之

說不相遠。則大不然也。

全氏曰。賈公彥周禮疏。襲孔鄭之說。而又變之。謂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復分三道入海。但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者。則周禮疏之說亦非也。

按全氏意。謂三江有三條水。而一水或分或合之說。總不足以當三江。故以賈氏爲非。余則以爲三江止一江。賈氏乃曰江入彭蠡。復分爲三者。大有語病。故亦以賈疏爲非。然則余之所以非賈疏者。與全氏大異也。

全氏曰。初學記又引郭景純山海經。三江者。大江中

江北江汝山郡有岷山大江所出。嶮山中江所出。岨山北江所出。此在山經。原未嘗以之言禹貢之三江。而楊用修因謂諸家求三江於下流。曷不向上流尋討。蓋三江發原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原以及其委。用修多學。乃不考大江震澤本不相通。且亦思三江盡在夔峽以西。安得越梁而荆而紀之揚。況山海經安足解尚書也。試讀海內東經。又有大江出汝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是又一三江也。是固不足信之尤者也。

按求禹貢三江於汝山郡。大謬。與揚州如風馬牛之不相

相及也。全氏以山海經安足解尚書駁之。極是然於經文三江。全氏終未涵泳之而得其解也。

全氏曰。其以松江東江婁江言之者。張守節謂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蜺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是本庾杲之揚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與水經所云奇分者也。陸德明已引之。守節始專主其說。而薛季龍朱樂圖蔡九峯皆以爲然。但據諸書皆

云三江口而不以爲三江。況東婁爲吳松支港。近在一華。故孔仲達卽已非之。謂不與職方同。今考揚都賦注。則東江婁江竝入海。據史記正義。則僅婁江入海。然則三江仍屬一江。而東婁二江至今無考。則吳地記之說亦非也。

按張守節三江之說。本庾杲之揚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全氏謂卽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是也。而謂與水經所云奇分者。奇分之說見酈注。水經無此文也。守節專主其說。而薛氏朱氏蔡氏皆以爲然。全氏則據諸書云三江口不以爲三江。況東婁爲

吳松支港。今又無考。三江仍屬一江。瑤田以爲卽實有三江。乃孤懸於揚州入海一隅之地。安可以冒揚州經始彭蠡歸宿入海之三江哉。全氏主三江有三水。故於此說嘵嘵辨之。余觀班氏所志。顯示以與禹貢經文判爲兩事。直可置之勿論者也。又按鄭注。辨揚都賦注之三江。非禹貢三江。雖其言若滅若沒。然亦可以從此得聞。余因紬繹班志。迴環雒誦。乃知班氏以大江分江爲岷江之兩股。故於蜀郡蒲氏道下。曰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此言岷江之正流也。於丹陽郡石城下。曰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此言岷江之分流也。又

知班氏以南江北江中江爲職方氏之揚州其川三江因復涵泳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所謂三江五湖者是班志之說又按越伐吳戰於五湖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章昭曰五湖今太湖也尙書謂之震澤爾雅以爲具區方員五百里然則五湖在太伯所邑之西南江環於太伯所邑之南北江環於季札所居之北而中江亦在其所環之間是范蠡子胥之言與班志通一無二與職方亦通一無二而卒無與於禹貢揚州經文所謂三江旣入者經文之三江承上彭蠡旣豬而言而

根於導漢篇之北江導江篇之中江。其三江直接彭蠡以命名。不得移其名於吳與陽羨毗陵將入海處。惟鄭君之注三江既入也。曰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與其所補注南江也。曰東迤者爲南江。二條最爲諦當。則班氏不可謂非心知其意。然不能爲經文條舉其辭。指出三江全歸於揚州地。面以與荊州平分大界也。水經之言分江與班志之言分江說將毋同。但說江之正流分。流不涉南江一字。至於鄭注未察水經之旨而認南江於分江水中。及其歸宿處。則曰南江東注於具區。東則松江出焉。直與班志南江在吳縣南紐成一事。此余之

所未能解者也。余因檢酈注而求其所以說南江之旨。蓋於石城之分江水。又分爲二。其一自首受江卽南江。至長瀆歷湖口。注具區。出松江。松江北去吳國南五十里。自湖東北流。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又谷水出吳小湖。逕由拳嘉興鹽官等縣。出爲澈浦。以通巨海。尋其語。意見吳國南字。與其所引地理志相應。又與其歷叙之。南江相接。始以此爲班固之南江。與其一。則南江枝分。似自長瀆分出。歷烏程合浙江。至餘姚入海。是注水經正文。然酈氏乃謂非班固所謂南江。至其結處。則又曰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且引國語子胥之言。吳越

之國。三江環之。夫南江在三江中。三江不得無南江。而
鄭氏語涉兩岐。安能別白以定一尊耶。瑤田之意。專主
禹貢經文。虞夏之書。夫子之所刪定。簡無脫爛。句無譌
互。文從字順。信而有徵。至於秦漢以後。言人人殊。勿復
聽熒。若夫鄭氏之說。注水經也。宗班志也。乃於班志水
經。觸處齟齬。胡可据之以難禹貢經文哉。

全氏曰。虞氏志林。謂松江到彭蠡。分爲三道。其所謂
三道者。大抵卽指松江東江婁江而言。則更紕繆之
甚者。彭蠡爲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其水旣入大江。卽
從毗陵入海。而松江之水。乃從吳縣入海。安得至彭

蠡也。則志林之說尤非也。

按志林謂松江到彭蠡顛倒無理。然全氏斥爲紕繆。據松江爲三江之一。三江不與中北江相涉。獨非紕繆乎。全氏曰黃東發力主庾張而又疑之。謂予嘗泛舟至吳松。絕不見所謂東婁。一江者。考之吳志有白蜺江。笠澤江。意者卽古所謂三江者耶。不知白蜺江卽東江。笠澤江卽松江。東發旣失記。張氏原注而又懸揣之。是日抄之說亦非也。

按黃氏日抄力主庾張。本不足辨。況又譌誤耶。

全氏曰金仁山曰太湖之下三江。其說有二。一謂吳

松江七十里中爲松江東南爲婁江北爲東江一謂太湖之下原有三江吳松乃其一耳則亦疑松江婁江東江之未足以當三江而別設一疑軍以岐之突之別有江者果何江也是又欲爲之辭而不得者也按金仁山求經文三江於太湖之下本不足憑而於庾氏之外謂太湖之下原有三江即使實有其地可舉其名亦斷非經文之三江而全氏嘵嘵駁之豈非辭費全氏曰若韋曜則又謂吳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其意以大江之望已舉彭蠡於是南及松江又南則及浙江又南則及浦江然浦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

又東逕始寧。又東逕曹江。然後返永興之東。與浙江合。則特錢塘之支流耳。安能成鼎足哉。

按韋曜以吳松浙江浦陽爲三江。而不數大江。將導漢導江兩條經文。盡行抹煞。乃狂悖之尤者。奚足聽熒耶。全氏曰。或且祖吳越春秋。以浙江浦江剡江爲三江。則浦江原不過浙江之附庸。而剡江并不能與浦江並。大江以東。支流數百。使隨舉而錯指之可乎。

按或說尤爲面牆虛造之野言。不直一笑者也。

全氏曰。惟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初學記誤引以爲韋曜之言。蓋自揚

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又東南吳松江。又東南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雄長一方。包環淮海之境。爲揚州三大望。南距荆楚。東盡於越。中舉勾吳。此外無相與上下者。恰合職方大川之旨。卽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爲兩國所必爭。非岷江松江浙江而何。善乎蔡傳有通曰。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江。經文記彭蠡之下。何爲直舍大江。而遠錄湖水之支流。則中江北江之與三江本不

相合明矣。況岷江入。則彭蠡諸水皆從矣。鄭孔諸家所謂中江北江南江者已足該之。松江入。則具區諸水皆從矣。庾張諸家所謂松江東江貴江者已足該之。浙江入。則浦陽諸水皆從矣。韋趙諸家所謂浙江浦江剡江者已足該之。蓋既舉三大望。而諸小江盡具焉。是諸說皆可廢也。當考宋淳熙間。知崑山縣邊實作縣志。言大海自西淖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塢謂之吳淞江口。由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唐江口。三江既入。禹跡無改。是其說最得之。乃有疑大江祇一瀆耳。不應既

以表荆。復以表揚。不知江漢朝宗之文。尚兼漢水言之。至揚。始有專尊。不得專屬之揚也。試以禹貢書法言之。淮海惟揚。海岱惟青。海岱及淮惟徐。倘謂著之一方。卽不得公之他所。則是夏史官亦失書法也。又有疑禹合諸侯於會稽。在攝位以後。若治水時。浙江未聞疏導。不得豫三江之列。不知禹貢該括衆流。不應獨遺浙江。而會稽又揚州山鎮所在。必無四載不至之理。其不言於導水者。或以施功之少。故畧之耳。按水經沔水下篇。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瑤田於此說。斷乎不憑。以與經文齟齬太甚。經文北

江。明云漢水入江。匯澤。又東而出於彭蠡下者也。經文中江。明云江水會匯。又東而出於彭蠡下者也。不言南江者。明明見北江中江。而以南江讓豫章水之出於彭蠡下者也。据經文。明說三江止由彭蠡一澤而出。鄭君三江之注。所謂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者。言一江入海。實爲三水所歸。故揚州之三江。卽荊州之江漢。行至揚界。而會豫章之水。成其爲三江也。經文彰明較著。安所謂三江必有三條水也。全氏坐定三江有三水。而於諸家所指爲三條水者。又皆以爲無當於三江之目。一取而駁辨之。惟以郭氏說之見於沔水下篇注。指岷

江吳松錢唐三處入海。皆雄長一方。包環淮海之境。爲揚州三大望。恰合職方大川之旨。其說亦未見諦。當然瑤田專据經文爲權衡。終覺不相比附。故全氏之所折中者。我不敢知也。

全氏前謂彭蠡爲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從毗陵入海。是經文三江既入之的解。乃舍的解而主郭說。蔽孰甚焉。

又按全氏謂經文記彭蠡之下。何爲直舍大江而遠錄湖水之支流。余涵泳經文。一則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一則曰東池北會于匯。東爲中江。何嘗直舍大江。又何嘗遠錄湖水之支流。舍大江而錄湖水。乃庾氏松江東江婁江之說。一隅之地。何足以當一大州之川。雖取庾說而駁辨之。吾猶以爲辭費。今更取以混經文。眞

鶴突之論也。又全氏復据其說以決中江北江之與三
江本不相合。夫旣曰北江而又曰中江。明是暗包南江
以成其爲三江。故以北江中江透出三江字。卽以三江
字顯出北江中江用字之妙。今日中江北江之與三江
本不相合。夫果其與三江本不相合。則是以爲經文無
南江矣。如其說。吾不知經文何以捏造出北江中江名
目以誑人乎。北江中江與三江合之則兩美。離之則兩
傷。吾觀全氏之意。欲以經文中江還大江。必不以經文
北江冒大江。此其聰明過人處。然欲全其說。計惟有以
三江爲一條水以入海。若欲分出三條水。三處入海。則

經文之北江中江不召而自來。而中江斷不能還大江。北江斷不能不冒大江。不得已生出。不涉中江北江之文。以曲全之。此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也。故全氏折中之論。主郭景純三江之說。余之不憑。必以爲一人之私言。而謂人能憑之。我不敢知矣。至其言主郭氏之說曰。岷江入則彭蠡諸水皆從。松江入則具區諸水皆從。浙江入則浦陽諸水皆從。欲盡合諸家捕風捉影之說。舉而歸之於三江中。絕不顧經文導漢導江。與揚州三江一脉貫穿其源流不紊之妙。舍經文而說經。未有是處。

全氏何爲直舍大江云云。卽指庚氏諸說。言據諸說則中江北江與三江本不相合。乃駁辨語。看去似自立論。可謂詞不達意。

又按全氏禹貢書法之說。不足以解大江一瀆既表荆復表揚之疑。蓋淮海惟揚。揚在淮之南。海岱及淮惟徐。徐在淮之北。海岱及淮惟徐。徐在岱之南。海岱惟青。青在岱之北。此表界之書法。每一界必兩州共之。若据此以難夏史官失書法。是不揣本而齊末者也。況江在荆。自宜以之表荆。江在揚。又宜以之表揚。如沱潛旣在梁。又在荆。故兩州並見。疑者本誤。何足致辨哉。

全氏曰。若顧寧人疑古所謂中江北江南江。卽景純所謂三江。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東迤北會于匯。蓋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言南江。而以

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唐江也。則愚又未敢以爲然。據先儒固城等湖。是闔廬伐楚。開以運糧者。況經文中江。明指大江。似無容附會也。

按顧氏亦主景純之說。與全氏同。而全氏不牽合中江北江之文。顧氏則以爲中江北江南江卽三江。故全氏不以爲然也。若欲牽合。則必以大江爲北江。與經文相戾。不能全其說矣。又按顧氏以中江爲吳淞。謂東迤北會于匯。蓋指固城石臼等湖。全氏駁之。言諸湖是闔廬所開。且經文中江。明指大江。無容附會。然何不直據經文。大加駁辨。蓋其心之神明。先爲三江必三條水所蔽。

所以主郭氏說。以岷江松江浙江當之。然不能不與經文中江北江相齟齬。惟有不牽合中江北江之一法。而恰有蔡傳旁通。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遂拉扯以爲左證。而不知其破綻立見。蓋一涉三條水。更不能不涉中江北江之文。事之動而多連者。勢所必至。乃自掩其耳。以爲鈴聲真不我聞也。得乎。

全氏曰。若胡朏明既主康成之說。又以秦漢之際。別有三江。以分江水東歷烏程至餘姚合浙江入海者。爲南江。以蕪湖水東至陽羨由太湖入海者。爲中江。合岷江爲北江。其說雖無關禹貢。而亦屬不考。分江

水發安慶至貴池卽有山谿間之。何由東行合浙。蕪湖之水其北入江者。既不別標一名。其東由太湖入海者。安得復言江也。黜明將正漢志水經之失。而不知自出於揣度之詞矣。景純之說。黃文叔頗不以爲然。其後季氏罔始引之。東匯澤陳氏暢之。歸熙甫因爲定論。愚竊以景純之說爲不易云。

按胡氏謂秦漢之間。別有三江。卽指漢志諸說而言。曰秦漢別有者。其非禹貢三江可知。瑤田以爲焚阮之後。言人人殊者。正與胡氏意同。謂其與經文不合也。全氏斥胡氏爲不考。而出於揣度之詞。全氏之斥。但据今時

水道以擬秦漢以前。又寧非揣度之詞耶。全氏因謂隋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大禹時。江湖何自而會。据此。則吳松江出於太湖。不得與大江通明矣。今據郭氏說。三江爲岷江。松江。浙江。是禹貢三江各自入海。絕不相通。此何說耶。明爲不涉北江。中江。實則不能不以北江爲大江。不能不以中江爲松江。不能不以南江爲浙江。如此說三江。趨之不可避。之不能。吾誰適從耶。嗚呼。舍禹貢經文而欲得禹貢三江之實。此所以千古聚訟而不能定一尊者也。

禹貢漢水入海說

漢水之大。不讓於江。其在江中。能匯澤爲彭蠡。水力之勁。以視江。有過之無不及也。江爲四瀆之一。而瀆不數。漢者。以漢入於江。不能復出於江。而獨入於海。但能依江以朝宗於海。故屈而不得伸耳。然其力足匯澤。顯然可見。又其勢實能割江水之倚北岸而東行者。占其一分。觀禹貢之文。益目驗而得之。非擬議之詞也。其不能爲瀆者。分定於入江而同流。屈而難伸。固其所也。至其水之大力之勁。則有萬不可沒者。神禹之著於錄也。毅然不予以瀆之名。而屈中見伸。於字裏行間。躍露其目。

驗之指使人涵泳其文而得之北江之名已爲特筆中江之目情見乎辭使無南江何有於北而更何有於中哉不見南江文章之空運者也點出三江文章之宏中肆外者也彭蠡之上但見江漢朝宗彭蠡之下顯示居中控北此揚州經文大書三江旣入於彭蠡旣豬之下南江入而三江成對江漢言曰三江未成三江厥惟江漢南條之水禹所導者江漢二水耳導沱潛殷九江所以治江漢也豬彭蠡定震澤所以治江漢也江漢治而南江來合成三江南江者禹所未經導者也然則南條之水禹所導者江漢二水止矣慨自秦皇焚阮以後什

一不存。然三江之義。完善於禹貢。獨豪髮無遺憾。而後人誤認三江爲三水。東南支流。不下數百。芒芒大地。各據一隅之見。而指數之。宜其紛如亂絲。難以畫一者也。故後世三江之說。不起於後漢。焚阮之後。言人人殊。論者未遑紬繹經文。掇拾謠俗沿襲之說。以爲典要。不知北江定名於導漢下。中江定名於導江下。江爲中江。漢爲北江。經文之不可易者也。今以岷江正流。全歸之北江。是指北江。漢所爲者。爲四瀆之一。而移中江之名於大江之外。全失爾雅釋地名四瀆之指。多見其說之支離。而實無傷於禹貢經文之萬一也。據釋地四瀆之名。

大禹所命者也。然則漢之不得爲瀆。由禹定之。而禹貢導水九條。連排入于海者五水。以漢水與四瀆並列。叙荊州曰。江漢朝宗于海。明江漢並大。無所低昂。及讀其錫漢水以北。江之名於南。入于江之後。又令其附庸於江。與南江相伯仲。以全揚州三江之目。載屈載伸。如月之繼日。明照四方。人皆仰之。天下文章。莫大於是。而讀者瞶瞶焉何也。

述瀆

瀆之爲言獨也。獨大曰瀆。獨小亦曰瀆。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此言獨大之瀆。獨出獨歸。非他水之所能奪。故謂之瀆也。又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此言獨小之瀆。瀆注之則曰澮。澮之爲言會也。會合衆瀆。遞會遞大。而至於川。故百川雖大。舉不得瀆名。而唯原泉之初出者爲瀆。故曰獨小曰瀆也。四瀆之始。亦由原泉初出。未始非獨小之瀆也。及其出山。放乎中流。如獅子獨行。不求伴侶。其他枝水入則吞之。自失其名。而是瀆也。

滔滔數千里。體大名益大。自原泉直達於海。故曰發源
注海。言至注海。不失其發源獨行之名。獨大曰瀆。此之
謂也。吾謂古人文章。一字不苟下。於發源二字見之矣。
而獨小之瀆。山下出泉。庸非獨乎。然此一瀆也。彼又一
瀆也。衆瀆注澮。名之曰澮。便失瀆名。由澮而溝而谷而
谿。以至於川。遞注遞大。遞易其名。皆非獨大之義。故必
其始之獨小者。得專瀆名也。疏爾雅者。不知注澮曰瀆。
爲獨小之義。而泥四瀆獨大者以解之。於五注字一線
上溯文義。不可通。於是遷就說之。而曰山谷水有不盡
注於谿者。則注於溝。自溝注於澮。自澮注於瀆。如此則

瀆爲大矣。以小加大。去順效逆。不顧文理之安。此何說也。谿在谷後。故谷水注之以注於川。溝在谷前。故溝水注谷。谷安能轉注於溝耶。若澮又在溝前。瀆更在澮前。澮注溝。溝安能轉注於澮。瀆注澮。澮安能轉注於瀆。改注溝曰澮。而曰自溝注於澮。改注澮曰瀆。而曰自澮注於瀆。吾雖欲從而爲之辭。吾將何說之辭耶。漢水之入江也。禹貢曰江漢朝宗于海。似漢有與江並大之勢。然漢不得名瀆者。入江後卽失漢名。而附庸於江。特書曰東爲北江。可想見其不得名瀆之故矣。

奉答阮中丞寄示浙江圖考書附及水地管見就正

漸浙二水判然兩源。壬秋告別時。已聞命矣。及讀大著浙江圖考。據漢書說文。辨證以漸爲浙之非。於是千餘年來。浙江之名。雖學士文人。不能別白。而了然於心者。一旦復還舊觀。眞快事也。謹案圖考所引地理志。崕江水分江水。漸江水。穀水。武林水。諸條。爲之尋其脉絡。辨其經流。旁入一一詳著案語。以疏通而證明之。浙漸之爲二水。豪無遁情矣。至說文江沱。浙漸諸字。排比離合。伏讀案語云。江字下次沱。沱字下次浙。云江水者。卽從上江字連屬而下。指崕江也。浙字下越四十二字。始次

漸字。浙次於江。明其爲江之正流。漸不次於江。明其與江無涉。如此指畫。尤爲明辨。且哲更見古人義例之森嚴。瑤田於此。嘗竊取而申論之。以謂沱爲江之別。出江而復入於江者也。浙爲分江水之委。至其折處而後入於海者也。以其別於江而折於江。故江下次沱。沱卽次浙。以類相從也。若漸水出南蠻夷中。江水出嶠山。西徼外。蜀郡在西北。丹陽郡在東南。遠不相及。宜說文漸字之次。越浙字多至四十二字。而兩不相涉也。又案圖考引水經注沔水篇云。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又引水經注漸水篇云。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又云浙江又東。

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之。又云。穀水又東入錢塘而左入浙江。伏讀案語云。以漸爲浙。自酈道元始。自有此誤。漸浙二字。雖明晰於說文。莫有能詳者矣。其所云浙江。正穀水也。不知漸之非浙。旣以穀水當浙江。遂莫能辨穀水矣。瑤田讀此案語。乃知酈氏誤漸爲浙。卽不得不并誤穀爲浙。不知穀水乃經流。而漸水從上來入之。今反以漸爲經流。冒以爲浙。轉謂穀水來入之。宜其不識岷江之眞浙。而冒漸以爲浙矣。有此案語。剖辨詳明。漸水安能復冒爲浙耶。又案圖考引水經注漸水篇云。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水下注浙江。浙江又東逕禦兒鄉。

浙江又東逕柴辟南。伏讀案語云。此條可爲南江卽浙江之證。可爲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餘姚入海之證。可爲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通名浙江之證。酈氏北人。未嘗身歷江南。所注江南之水。非得諸傳聞。卽原於故籍。而浙江逕禦兒柴辟兩言。知其傳之舊也。惜酈氏惑於漸江卽浙江。而莫能分別。見此逕禦兒柴辟之浙江。不敢注於沔水下之南江。而羣入漸江水下之叙浙江。凡謂江水自臨平湖上通禦兒至於柴辟。一似浙江之枝分。由臨平而入正流者。又似水由正流而倒上。亦可名以浙江者。於是於沔水注中亦微及之云。浙

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南江故道。浙江舊名。賴此而存。瑤田讀案語至此。然後嘆古籍雖已湮訛。而舊蹟尙可從若滅若沒中尋繹。鄭氏自有刮膜金篦。而乃善刀而藏。由其無如月之書眼。故不能罅隙無不到耳。今於案語中揭出。使浙江本屬岷江。不得誤爲漸江者。所以訂正鄭氏。不但以矛盾。乃有披沙揀金之妙。由是浙江之久假不歸至千有餘年者。豁然確斯。蓋其眞之不可沒。原未嘗不藏於訛涸中。所謂存什一於千百。一經昌黎氏之張皇幽渺。尋其墜緒。乃如懸之衆間。無不見見而聞聞之也。抑瑤田於水地之學。竊有管見。蓄疑旣

久今請牽連及之以就正於左右焉。以謂六朝以下之傳聞不足以掩秦漢魏晉之舊蹟。焚阮以後之記注。不足以亂夏書禹貢之經文。如以丹陽郡石城之分江水爲禹貢有北有中必有南之南江。竊恐是酈注之誤。求其所據。竝無確鑿之證。不過引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一語。不知此語乃酈注隨手增成之詞。今案地理志石城縣下。但云分江水首受江。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不見南江字。至會稽郡吳縣下。亦但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與分江水豪不相涉。酈氏紐合之說。恐無徵不足信矣。細考酈注語。

意不本漢志。不本水經。今二書具在。可覆按也。謹案地理志。蜀郡湔氐道下云。禹貢嶠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不以爲禹貢之北江也。丹陽郡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不以爲禹貢之南江也。又按水經云。沔水與江合流。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亦不見北江南江字。與地理志不異。而酈氏則於經文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下。注云。江卽北江也。是坐定嶠江爲北江。卽不得不以分江水爲南江。

然據經文無南江字卽不得不增成地理志曰江自石
城逕吳國南爲南江以爲分江水爲南江之根然而去
吳縣南江在南太遠矣故鄭注之叙南江也據定其所
增成之地理志凡七見南江字乃得與吳國南相連屬
究自石城至此冒南江之名而存者與地理志水經二
書文義大相齟齬矣卽以水經末篇證此注其末篇云
中江至會稽陽美縣入于海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
海其意蓋以沔水篇水經經文本無南江故於此篇亦
不見南江鄭注之補苴不合於水經於茲可見况水經
本無北江中江與漢志同則末篇之所謂中江北江者

恐是後人羣入。依傍漢志。而又不解漢志之三江實別有所屬也。請據漢志而申論之。會稽郡吳縣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毗陵曰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丹陽郡蕪湖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三見揚州川者。指謂職方氏揚州其川三江。何以知其必爲職方之三江。而非禹貢揚州三江。旣入之三江也。蓋有本證焉。山陰曰會稽山在南。揚州山。蓋指謂職方氏揚州其山鎮曰會稽。禹貢無會稽也。吳曰具區澤在西。揚州蓋指謂職方氏揚州其澤。蓋曰具區。禹貢無具區也。必見揚州山揚州藪。文義與三見揚州川同。足以見之。

矣。又有芻證焉。地理志曰。泰山郡萊蕪。曰原山。留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幽州浸。與職方氏幽州其浸曰留時同。禹貢無幽州也。地理志又曰。常山郡上曲陽。恒山。并州山。涿郡故安。閭鄉。易水所出。并州浸。太原郡鄆縣。九澤在西。是爲昭餘祁。并州藪。鹵城。虞沱河。東至參合入虞沱別。并州川。與職方氏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虞沱。嘔夷。其浸涑易同。禹貢無并州也。至於他州之見於地理志者。曰荊州山。荊州藪。荊州川。荊州浸。曰豫州山。豫州藪。豫州川。曰青州川。青州浸。曰兗州藪。曰雍州山。雍州藪。雍州川。雍州浸。曰冀州山。冀

州川冀州浸。如此之類。皆與三見揚州川者同一例。無不與職方氏所載相符合。而以之校錄禹貢。則有無同異。迥然如方員之不相入也。於此可定地理志之南江北江中江。實指職方氏之其川三江無疑矣。而地理志湔氐道之江水。不見北江字。石城之分江水。不見南江字。益可信其不肯破嶠江以爲北江也。水經之不破嶠江。義與漢志同。故叙分江水。則曰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入海。絕無絲毫牽帶南江也。然則班氏之於岷江也。大意蓋謂江水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者。爲江之正流。分江水行千二百里者。爲江之枝流。江水之義止於此。

而禹貢之三江亦於此見之矣。酈氏讀水經未達。作注至此。先有南江橫於胸。卽不能不從而爲之辭。遂於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下。直注之曰江卽北江也。以硬派大江爲北江。又未達經文轉寫之譌。將第二个其一字爛在爲大江之上。因以意駁之曰。經書北則可。

謂經言大江在毗陵縣北

又言東至餘姚則非。意謂至餘姚者爲分江水。而乃譌互爲大江耶。然此是酈氏譌中又譌。不必與辨。其大繆在因譌北江。而又改竄地理志。以吳縣之南江上通分江水。以與大江分南北。增出分江水之南江。於是分江水之正流。漢志水經以爲至餘姚入海者。不得不變爲

南江之枝分矣。蓋其所謂南江者。實靠定吳縣南江在
南句爲左證。以上通分江水。故叙南江之正流。不得不
入太湖而出太湖。以就其所引吳國南之南江。夫旣以
此爲南江之正流。則分江水至會稽餘姚入海者。不得
不以爲枝分者矣。瑤田繙考古籍。徧搜遺編。絕無以分
江水爲南江之一語。卽其所引郭景純之言曰。三江者。
岷江松江浙江。然鄭氏之浙江。指謂漸江。不謂分江水。
况分江水之首受江處。則又與其所謂浙江絕不相蒙
也。漢志水經。不以崱江爲北江。分江水爲南江。恐違禹
貢經文。而吳之南江。昆陵之北江。蕪湖之中江。實指職

方氏之揚州其川三江亦既信而有徵矣。鄙意窺見一隅。疑終難明。呈之左右。幸進而教之。拙著禹貢三江考一編。因丙申在都。聞金戴二君之緒論。竊以爲有難通處。偶有所見。碎錄之。不以示人。厥後金君成書。戴君未有著錄。至於諸家之說。悉心推勘。似與禹貢經文未能鉤貫。雖復條舉件繫。再三送難。殊難折衷。東之高閣久矣。昨爲整比。不欲棄置。權付開雕。反復校錄。剋改頗多。隨後刷印成書。郵呈大教。瑤田平生他無所好。惟以看書自尋樂處。往時無日不伏案。今自夏秋以來。僅存右目。漸如雲遮。不能觀書。全無生人之趣。自分無所成就。

有負許與盛心。皇恐無地。劉端臨氏遺書。當已刻成。幸賜一部。臨書無任依馳之至。

瑤田又按班氏作志。蓋以職方氏之三江。不必上同禹貢。以謂虞夏至周。相距千有餘年。州名且從異制。山川何必一同。其於水地。多引禹貢以實之者。無疑義者也。而見於職方氏者。時殊世易。不能畫一。因特出一例。顯示之。書法曰。某州山。某州川。某州藪。某州浸者。以謂此其不必同於禹貢者也。不須紐合。無事幹旋。疑事母質。直而勿有。其斯之謂與。觀地理志叙開章既錄禹貢全文。錄畢。卽曰殷因於夏。亡所變改。周監二代而損益之。

改徐梁合之雍青分冀州以爲幽并。故有周官職方氏。於是復錄職方氏全文。是明知二書有異同。兼收而兩存之耳。又按後漢郡國志。毗陵之北江。蕪湖之中江。二江並襲班志。而吳之南江獨逸之而不襲其說。揆彪之意。以謂禹貢但見北江中江。不見南江。吾釋禹貢。何必增出南江。亦不辨班志之南江北江中江果何所指也。此所謂知者見知。仁者見仁。是或一道也。彪豈胸無成見而自說自話耶。朱子注論語曰七尺曰仞。注孟子曰八尺曰仞。各從舊注。一似進退無據。而不知其爲闕如之體例也。偶有鄙見。敢附呈之。